

唐僧慧祥生平初探

(釋德律)

壹、前言

慧祥生平記事，在正史及高僧傳等皆無著錄，日僧僧濬鳳潭（1654-1738）¹就曾感慨其傳記之闕如。²慧祥長於文墨並博學廣聞，³其著作目前能知的有《古清涼傳》二卷、《弘贊法華傳》十卷，《法華經傳記》十卷也認為是他的著作，⁴此外，《釋門自鏡錄》五卷的撰集，是否為慧祥所撰仍是存疑。⁵故而，關於慧祥的事蹟，目前也僅能從其著作中尋找一些線索。

綜覽學者的研究，以淺聞所及，慧祥生平事蹟之專題研究甚少，僅日人羽溪了諦、小笠原宣秀及大陸學者廉考文曾為文討論，⁶但其論點迥異，實有必要加以釐清。再者，任何作品都不能置作者及時代於外，故慧祥撰寫《古清涼傳》等作品，除了時代的感發與影響之外，慧祥個人的信仰也應該相當深刻。基於上述理由，此一課題，著實值得去探討。本文擬先從慧祥的生平事蹟作為研究課題，以史料文獻學為基礎，採用歷史學方法，對於學者已提出的論點，試圖尋找其他文獻依據給予釐清或補述。依據上述課題，本文的論證，將慧祥生平分四個層面展開：一、出家法號（第貳節）；二、活動地點（第參節）；三、活動年代（第肆節）；四、修學傾向（第伍節）。

貳、出家法號

一、「慧祥」、「惠詳」與「慧詳」

¹任繼愈主編，《佛教大辭典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12月初版），頁513。

²清·僧濬鳳潭，《新刊賢首國師碑傳敘》，《大正藏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7年影印版）第五十冊，頁280a17-18。（藏經引文出處之行數，應審核老師之意見，搜尋2014年發行的CBETA以予部分補入。）

³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0文末，〈釋圓智題記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97a4。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《龍谷學報》，1936年第315號，頁231。徐翠先，〈佛教史志《古清涼傳》的文學價值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2009年第1期，頁125。佚名，〈古清涼傳〉，《五臺山研究》，2006年第1期，頁6。

⁴羽溪了諦曾為文論證《弘贊法華傳》十卷，《法華經傳記》十卷為慧祥所撰，湯用彤及鎌田茂雄亦主張《法華經傳記》是慧祥所撰。此外，小笠原宣秀在文中特別對慧祥著作的問題，綜合前輩的研究而有進一步考察，其中，《法華經傳記》十卷是否為慧祥的著作？僅能從有限文獻做考察，故小笠原宣秀仍持保留態度，不敢直接「斷言」就是慧祥所作。參自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242-249。湯用彤，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（臺北，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1年4月初版），頁140。鎌田茂雄，《中國仏教史：第6卷隋唐の仏教（下）》（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會，1999年1月初版），頁521。

⁵關於《釋門自鏡錄》的探考，詳見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231、247-249。

⁶見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《龍谷學報》，1936年第315號，頁231-250。廉考文，〈慧祥「藍谷沙門」臆斷〉，《五臺山研究》，1999年第2期，頁32-33。此外，羽溪了諦〈法華傳の著者に就て〉，收入《六條學報》，1913年第136號。此文內容，筆者僅從小笠原宣秀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一文中大略得知。

作者姓氏不詳，《古清涼傳》開頭即署名「唐朝藍谷沙門慧祥撰」，⁷簡易標示出作者撰述的朝代、駐錫地，以及出家法號「慧祥」。此外，《弘贊法華傳》又作「惠詳」、「慧詳」。例如，在第一、二卷開頭署名是「藍谷沙門惠詳撰」；⁸第三至八卷，以及第十卷之開頭署名為「藍谷沙門慧詳撰」；⁹第九卷開頭的署名是「藍谷沙門慧祥撰」，¹⁰共出現有「惠詳」、「慧詳」及「慧祥」三種同音異字的狀況。據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載：慧「古多段惠為之」，¹¹詳「經傳多假為祥」，¹²徐鍇《說文解字繫傳》亦云「祥，之言詳也」。¹³可知，「惠」與「慧」、「祥」與「詳」，是古人習慣的通用字，此在《廣清涼傳》亦載：

佛光寺，……唐正〔貞〕觀七年，五臺縣昭果寺解脫禪師，重加修建，事如惠祥傳所說。王子寺，備惠祥傳中所載。西臺，接東峨谷，有一古寺，名祕廕巖，亦具惠祥傳所說。¹⁴

依據上文，延一編撰《廣清涼傳》文中，曾引慧祥《古清涼傳》所載，也不是寫「慧祥」，而是用「惠祥」的。總之，「惠」與「慧」、「祥」與「詳」，是古人習慣的通用字，導致「慧祥」或作「惠詳」、「慧詳」等情況。小笠原宣秀也指出，在中國「祥」與「詳」混用的情形很多，例如東漢譯經沙門康僧詳又稱康僧祥，然則其正名到底是「慧祥」抑或「慧詳」，仍未可知，故現今兩者名稱依舊被并存使用，¹⁵以下為避免混雜的現象發生，本文擬從《古清涼傳》的撰名「慧祥」統一為名。

二、僧詳

⁷唐·慧祥撰，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2c24。

⁸唐·惠詳撰，《弘贊法華傳》，卷 1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2b18；卷 2，頁 14b16。或參見唐·慧詳撰，《弘贊法華傳》，卷 1，《卍續藏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）第一四九冊，頁 1 上；卷 2，頁 5 上。唐·慧詳撰，《弘贊法華傳》，卷 1，《新纂卍續藏》（臺北：白馬精舍印經會）第七十七冊，頁 685b；卷 2，頁 687b；卷 3，頁 691a；卷 4，頁 695a；卷 5，頁 597a；卷 6，頁 700a；卷 7，頁 704c；卷 8，頁 708c。其中，收入在《新纂卍續藏》，《弘贊法華傳》卷 2 又作「惠許」，是「惠詳」的訛誤。（頁 687b）⁹《弘贊法華傳》，卷 3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7c17；卷 4，頁 21c8；卷 5，頁 23c5；卷 6，頁 26c25；卷 7，頁 31b9；卷 8，頁 35b8；卷 10，頁 42b22。或參見〈目次〉，《卍續藏》第一四九冊，頁 1；《弘贊法華傳》，卷 3，頁 12 上；卷 4，頁 20 上；卷 5，頁 24 上；卷 6，頁 30 上；卷 7，頁 39 下；卷 8，頁 47 下；卷 9，頁 58 上；卷 10，頁 62 上。〈目次〉，《新纂卍續藏》第七十七冊，頁 4。

¹⁰《弘贊法華傳》，卷 9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40b15。《弘贊法華傳》，卷 9，《新纂卍續藏》第七十七冊，頁 714a；卷 10，頁 716a。

¹¹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天工書局，1987 年 9 月再版），十篇下，〈心部〉，頁 503 下。

¹²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三篇上，〈言部〉段注，頁 92 上。

¹³五代·徐鍇，《說文解字繫傳（一）》，卷 1，《四部叢刊》（上海：上海店，1989 年出版）第十四冊，頁 5b。

¹⁴北宋·延一撰，《廣清涼傳》，卷上，〈釋五臺諸寺方所七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107b12-17。

¹⁵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 241。

《法華經傳記》作者，除了《新纂卍續藏》〈目次〉裡，署名「唐慧詳撰」，¹⁶在《大正藏》及《卍續藏》的〈目次〉裡，署名「唐僧詳撰」。¹⁷綜觀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、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、《佛教大辭典》、《佛光大辭典》，亦引《大正藏》及《卍續藏》的〈目次〉作「唐僧詳（祥）撰」。¹⁸顯然，《新纂卍續藏》〈目次〉裡署名「唐慧詳撰」，應是編纂者有意的修訂。

會將作者理解作「僧詳」的原因，在於「甲本」日本東大寺藏古寫本，其在每卷卷首，皆題有「僧祥撰集」四字；¹⁹而「原本」日本織豐時代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刊（1600）大谷大學藏本的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內容並無著錄作者之名，²⁰可能在無題字作者之名的情況下，《大正藏》及《卍續藏》的〈目次〉，也就援引「甲本」日本東大寺藏古寫本，將作者記作「僧詳」；或由於校刊刻印《法華經傳記》的圓智在卷十文末〈題記〉謂「唐僧祥公，不知其氏族」。²¹因此被後人誤解作者即是「僧詳」。殊不知，《法華經傳記》內容本無標記作者之全名，僅能從內文中幾處見到作者自稱作「祥」，如「抑祥宿殖所資，妙因斯發，流通一乘」、²²「祥親所見聞也」。²³圓智在《法華經傳記》卷十文末〈題記〉云：

唐僧祥公，不知其氏族。博聞達識之人，而記法華之應驗，誘愚昧之徒，殊載出傳譯等之科目，該括一化之始終，實維甚奇甚妙也。故盛行於世，為談者之資矣。然轉寫誤於豕亥或有差脫，不可稱計。予嘗披僧史傳並眾經錄等，忽覺此記傳之有本據，愈考愈質。輒命工鏤梓，學者幸勿疑惑焉。時 慶長庚子載季春望日 洛陽 釋圓智誌。²⁴

上文這篇〈題記〉，載自慶長五年刊大谷大學藏本的《法華經傳記》，²⁵是由日本京都要法寺圓智日性於織豐時代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（1600）所刊行，又稱「要法寺版」。²⁶當時圓智有感於手抄本，在輾轉抄錄過程中出現很多錯誤；並且，在嘗試披究僧傳及眾經

¹⁶ 〈目次〉，《新纂卍續藏》第七十七冊，頁5。

¹⁷ 〈目次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1。〈目次〉，《卍續藏》第一三四冊，頁2。

¹⁸ 望月信亨主編、塚本善隆增訂，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（臺北：地平線出版社，1977年12月增補），第五冊，頁4584。藍吉富主編，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（台南：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，1994年元月初版），第五冊，頁2994。任繼愈主編，《佛教大辭典》，頁830。慈怡主編，《佛光大辭典》（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88年10月初版），中冊，頁3404。

¹⁹ 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註釋第4條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48；卷2註釋第8條，頁53；卷3註釋第13條，頁57；卷4註釋第4條，頁62；卷5註釋第29條，頁66；卷6註釋第3條，頁72；卷7註釋第17條，頁77；卷9註釋第2條，頁88；卷10註釋第1條，頁93。

²⁰ 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，註釋第2條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48。

²¹ 唐·圓智撰，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0文末，〈釋圓智題記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97a4。

²² 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48c14。

²³ 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6，〈唐洛州虞林通十五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75c2。

²⁴ 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0文末，〈釋圓智題記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97a4-12。

²⁵ 參自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，註釋第2條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48；卷10，註釋第3條，頁97。

²⁶ 藍吉富主編，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第四冊，頁2084。

錄等書時，發現越考證越能瞭解它的價值，所記錄皆有文獻做依據。由此，便發心重新校勘，請工人刻板印刷，俾使後面的學者參覽時，不再發生抄寫錯誤的問題。

據此圓智〈題記〉所載，也僅云「唐僧祥公，不知其氏族」。在現存「甲本」日本東大寺藏古寫本《法華經傳記》記作「僧祥撰集」，因此被後人誤解作者即是「僧詳」了。同時，《法華經傳記》卷二亦載：

法華經序三 釋慧遠述

余嘗見藏經，隋法經撰《眾經目錄》第六云：「妙法蓮華經序一卷釋慧遠」。《出三藏記》第十二卷云：「妙法蓮華經序釋慧遠(云云)」。曾不載序文，蓋祥公依之乎。²⁷

文中自稱「余」者，顯然不是《法華經傳記》的作者，而是圓智在修訂《法華經傳記》時有意增加的一段解說；此在《卍續藏》及《新纂卍續藏》所收錄的《法華經傳記》卷二，在註釋欄裡即註記「餘等四行，鏤梓者所插入文」，²⁸在同書卷三亦有「鏤梓者所插入文」的情形。²⁹故而，這裡的「祥公」，就是圓智對作者「祥」的敬稱，卻從未有作者是「僧祥」的意思，湯用彤及鎌田茂雄認為「祥公」即是慧祥（惠詳）。³⁰

綜合上述得知，在轉抄的過程中，又被稱作「慧祥」、「惠祥」、「惠詳」或「慧詳」，甚至誤作「僧詳」的情形。

參、活動地點

慧祥的籍貫、出生地皆不詳，以下僅探討慧祥的駐錫地及曾遊歷的地方。

一、駐錫地

(一)「藍谷」：在《古清涼傳》及《弘贊法華傳》皆明載慧祥駐錫地在「藍谷」。³¹至於藍谷位於何處？學者有不同的看法。首先，現代辭典對〈藍谷〉條的編纂皆載，藍谷在今山西太原市晉源鎮的西南方，³²即位於唐代太原府治的晉陽縣境內。³³廉考文亦

²⁷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2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54a19-23。

²⁸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2註釋欄，《卍續藏》第一三四冊，頁728。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2註釋欄，《新纂卍續藏》第七十七冊，頁728。

²⁹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2註釋欄，《卍續藏》第一三四冊，頁695。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2註釋欄，《新纂卍續藏》第七十七冊，頁734。

³⁰湯用彤，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，頁139-140。鎌田茂雄，《中國佛教史：第5卷隋唐の佛教(上)》，頁521。

³¹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上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1092c24；卷下，頁1096b21。《弘贊法華傳》，卷1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12b18；卷2，頁14b16；卷3，頁17c17；卷4，頁21c8；卷5，頁23c5；卷6，頁26c25；卷7，頁31b9；卷8，頁35b8；卷9，頁40b15；卷10，頁42b22。

³²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5年3月初版)，下冊，頁2651。施丁、沈志華主編，《資治通鑒大辭典》(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9月出版)，上編，頁749。魏嵩山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(廣州：廣東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5月初版)，頁1162。

同此說，認為慧祥即是太原的僧人。³⁴同時，靳生禾和謝鴻喜兩位學者，透過實地的考察報告，認為藍谷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晉源鎮的廟前山以西的河谷之地。³⁵上述學者皆以宋代胡三省注：「藍谷，在蒙山西南」³⁶作為根本依據，認為藍谷就在今山西太原市晉源鎮的西南。然而，僅將後期文獻作為論證依據，缺乏一手史料或同期相關史料佐證，不足以證明唐代慧祥所謂的藍谷即是宋代所指的藍谷。

再者，小笠原宣秀是從慧祥自身著作的《弘贊法華傳》中的幾處線索探析，直接從藍谷、藍田山與悟真寺三者之關係同時進行考究，提出「藍谷」即是藍田山代表的谷——藍田谷之簡稱，³⁷位於唐代京都長安的東南方，雍州（玄宗開元元年（713）改為京兆府）³⁸所屬畿縣，藍田縣的藍田山（今陝西省藍田縣東面的藍田山）；³⁹並且，慧祥就駐錫在藍谷的悟真寺。⁴⁰鎌田茂雄亦援引小笠原宣秀之說，言慧祥是終南山藍田谷悟真寺的住僧，⁴¹徐翠先亦謂慧祥「駐錫長安」，⁴²此外，崔正森兼具二說，言藍谷在「今陝西藍田縣境」，接著又說，「但是，若藍谷為地名，則是太原的僧人」。⁴³以上除了小笠原宣秀，其他學者未見提出任何說明。那麼，藍谷在今陝西藍田縣境，其理由為何？

首先，小笠原宣秀從慧祥著作的《弘贊法華傳》中指出，唐代「藍田山悟真寺」的慧遠和慧超，文中慧祥就將藍田山悟真寺簡稱為「卜居藍谷」，以及唐代同山同寺的法誠，亦略稱「隱居藍谷」。⁴⁴又根據宋代宋敏求所撰《長安志》卷十六得知：藍田山是古來的名山，藍田山代表的谷即是「藍田谷」，灞水即源自於「藍田谷西」。⁴⁵

此外，筆者按《續高僧傳》所載，道宣（596-667）在〈慧超傳〉及〈法誠傳〉稱「藍谷悟真寺」時，文中也有稱作「藍田谷」，或云「藍谷」的情形。⁴⁶可知，藍田山的藍田

³³唐·李吉甫撰、孫星衍校、張駒賢考證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北京新一版），第五冊，卷13，〈晉陽縣〉，頁391。清·穆彰阿、潘錫恩等纂修，《嘉慶重修一統志》第八冊，卷136，〈太原府一〉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出版，據嘉慶二十五年勅撰本影印）第六二〇冊，頁6055。

³⁴廉考文，〈慧祥「藍谷沙門」臆斷〉，《五臺山研究》，1999年第2期，頁32-33。

³⁵靳生禾、謝鴻喜，〈晉陽古戰場考察報告〉，《山西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07年第3期，頁240-253。

³⁶見宋·司馬光撰、宋·胡三省注，《新校資治通鑑注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9年出版）第五冊，卷88，〈懷帝永嘉六年〉，頁2785。

³⁷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233。

³⁸薛作雲，《唐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影印本，未列出版時地處），頁13。

³⁹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下冊，頁2650。張永祿主編，《唐代長安詞典》（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12月），頁20。

⁴⁰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233。

⁴¹鎌田茂雄，〈「清涼山記」攷：五台山における尊勝陀羅尼信仰〉，《興教大師覺鑿研究：興教大師八百五十年御遠忌記念論集》（東京：春秋社，1992年12月出版），頁803。

⁴²徐翠先，〈佛教史志《古清涼傳》的文學價值〉，頁125。

⁴³崔正森，《五臺山佛教史》（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7月初版）上冊，頁400-401。

⁴⁴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232。

⁴⁵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232-233。

⁴⁶唐·道宣撰，《續高僧傳》，卷28，〈唐終南山藍谷悟真寺釋慧超傳五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頁685c21、687b21；卷28，〈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〉，頁688c26。

谷又稱為「藍谷」。再者，白居易《初出藍田路作》詩中云「藍橋水」，即是藍溪水，水「出藍谷，入灞水」。⁴⁷據史為樂主編的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〈藍谷水〉條云：藍谷水水出藍谷，即今陝西藍田縣東南藍橋河。⁴⁸魏嵩山主編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亦云，「藍溪在今陝西藍田縣東南。源於藍谷，北入灞河」。⁴⁹以上皆明，唐代慧祥駐錫地「藍谷」，即是指藍田山的藍田谷之簡稱，位於長安的東南方，雍州所屬畿縣。⁵⁰

小笠原宣秀又指出，慧祥在其著作中自謂有僧人連義「與余同止」，這位與慧祥共住的連義，就是居住在悟真寺持誦法華的僧人。同時，慧祥在其著作中，尤其對僧人玄際及其周邊事物的詳悉，而玄際就是隱居悟真寺的住僧。玄際在高宗咸亨二年（671）三十二歲那年，退職長安大興善寺維那職務，隱居於悟真寺，此時也正是慧祥從五臺山返回長安的時候，故慧祥可能那時已和玄際同住悟真寺，與玄際是共住的道友，說明慧祥還是藍田山藍谷悟真寺的住僧。⁵¹至於此悟真寺所屬之山名，有時稱藍田山，有時也被稱為終南山，並非此悟真寺另指它寺，而是因為兩山屬地接近。終南山實是秦嶺山脈自武功到藍田縣境的總稱，包括翠華山、南五台、圭峰山、驪山等。終南山在縣南，而藍田山就在縣的東南，⁵²故一般又將藍田山含屬於終南山的一部分。

綜合上述，小笠原宣秀以一手史料直接論證，以及筆者另從其他文獻的考察皆指出，「藍谷」即是藍田山藍田谷的簡稱，位於唐長安城東南方，雍州所屬畿縣，今陝西省藍田縣東，慧祥即是藍谷悟真寺的住僧。

（二）「京邑」：據《古清涼傳》載，慧祥曾自謂「在彼（指五臺山）二年，方還京邑」。⁵³所謂「京邑」，是指京都所在地，⁵⁴若按廉考文對慧祥「方還京邑」的理解，主要認為唐代設置有三都，慧祥又是駐錫太原藍谷的僧人，故這裡所謂「京邑」，應該是北京「太原」。同時還引證「《金石萃編》卷八十四：『太宗至北京』」，作為太原於太宗朝即是北都的證明。並指出，《古清涼傳》中有「西京」一詞，慧祥特別點明長安為西京，正是為了與北京太原相區分。⁵⁵

對於「京邑」的理解，筆者愚意，京邑似乎指「長安」較為切近。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按《古清涼傳》成書於唐高宗永隆至弘道年間，680-683，⁵⁶此時太原尚未建

⁴⁷王尚壽、季成家主編，《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》（蘭州：紅旗出版社，1995年8月初版），頁494。

⁴⁸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下冊，頁2651。

⁴⁹魏嵩山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頁1162。

⁵⁰「畿」指京城附近的地方，唐代將長安城周邊地區分為赤縣和畿縣，京城所管轄的縣為赤縣，京城的旁邑為畿縣。俞鹿年編著，《中國官制大辭典》，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出版，上冊，頁631。薛作雲，《唐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》，頁27。

⁵¹參自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236-238。

⁵²參自張永祿主編，《唐代長安詞典》，頁3。

⁵³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1099b29-c1。

⁵⁴漢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，《漢語大辭典》（上海：漢語大辭典出版社，1999年11月初版），第二冊，頁350。

⁵⁵廉考文，〈慧祥「藍谷沙門」臆斷〉，頁33。

⁵⁶參佚名，〈古清涼傳〉，《五臺山研究》，2006年第1期，頁5。慈怡主編，《佛光大辭典》上冊，頁1613。

號「北都」，故「京邑」不該指太原。依據學者對唐代北都太原城建置沿革的考察指出，唐北都太原城，亦稱晉陽，又稱并州，故址在今太原市區西南約 20 公里汾河兩岸。因是李唐王業肇興之地，故始終為皇室所重。初於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廢太原郡，仍稱并州，置有總管府；三年（620）廢總管，四年（621）復置，並升為上總管府；五年（622）又改稱大總管府，七年（624）再改為大都督府。唐太宗貞觀十二年（638），太原縣由并州城內遷治於汾河東舊理。武則天執政時，於長壽元年（692）（一作天授元年，690）始建北都於太原。此後雖有過廢止和復置的交替，但太原為唐朝北都，前後歷時達百餘年之久。⁵⁷

上述得知，太原建號北都始於武則天執政的長壽元年（692）（或作天授元年，690），按慧祥《古清涼傳》成書於唐高宗永隆至弘道年間（680-683），此時太原尚未建號北都，故慧祥返回的京邑不會是太原。況且，慧祥「方還京邑」的時間，是在唐高宗咸亨二年（671），⁵⁸在時間點上，都不會是尚未建號北都的太原。

其次，前述廉考文引證《金石萃編》云「太宗至北京」，作為太原於太宗朝即是北都的證明。如此推測是不符實況的。此刻文載自《金石萃編》卷八十四〈石壁寺鐵彌勒像頌〉，其文應是：「太宗昔幸北京」。⁵⁹此篇刻文為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（741）濮州鄆城（今山東省鄆城縣北舊城）⁶⁰縣尉林鶚所撰，參軍房璘之妻高氏所書，於金朝章宗泰和四年（1204）刻工完成。⁶¹在林鶚撰文後不久的翌年年初，即玄宗天寶元年（742）二月改「北都」為「北京」，「東都」為「東京」，⁶²那麼，為何現存林鶚〈石壁寺鐵彌勒像頌〉刻文稱為「北京」？可能「都」與「京」為時人習慣的通用字，抑或其它因素影響之故，不得而知。不過可以確知的是，林鶚在撰文時，太原已是三都（三京）之一的北都；又，因是後人所撰，故言「太宗昔幸北京」，並非意指太宗朝太原已建號北都。依照上述，太原於太宗朝即立為北都，是不符事實的。

再者，在《古清涼傳》記載的事例中，談到「京邑」和「京」者，皆指西京長安，

任繼愈主編，《佛教大辭典》，頁 364。崔正森，《五臺山佛教史》上冊，頁 401。馮大北，〈五臺山歷代山志編撰略考〉，《忻州師範學院學報》，2008 年第 3 期，頁 2。王俊中，〈有關五臺山成為佛教聖山的研究二則〉，收入氏著《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03 年 4 月初版），頁 69。⁵⁷薛作雲，《唐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》，頁 13。尹鈞科，〈唐北都太原城初探〉，《中國古都研究》第五、六合輯，1987 年中國古都學會第五、六屆年會論文集，頁 225-228。常一民，〈唐北都城址試探〉，《中國古都研究》第四輯，1986 年中國古都學會第四屆年會論文集，頁 349。或見於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上冊，頁 721。施丁、沈志華主編，《資治通鑒大辭典》上編，頁 592。鄭天挺、吳澤、楊志玖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大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0 年 3 月），上卷，頁 733。陳高春主編，《中國古代軍事文化大辭典》（北京：長征出版社，1992 年 10 月），頁 913。

⁵⁸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9b14-c01。

⁵⁹清·王昶撰，《金石萃編》，卷 84，〈石壁寺鐵彌勒像頌〉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出版，據清嘉慶十年刻同治錢寶傳等補本影印）第八八八冊，頁 562 上。

⁶⁰鄭天挺、吳澤、楊志玖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大辭典》下卷，頁 2674。

⁶¹《金石萃編》，卷 84，〈石壁寺鐵彌勒像頌〉，頁 562 上-564 上。

⁶²劉昫（後晉）撰，《舊唐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9 年 12 月初版，新標點本）第一冊，卷 9〈玄宗本紀〉，頁 60 上。尹鈞科，〈唐北都太原城初探〉，頁 228。

亦非東京洛陽。據《古清涼傳》載：

西京清信士房德元、王玄爽，少結地外之交，並因讀《華嚴經》見〈菩薩住處品〉，遂心專勝地，以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，共往登之。初半路食時將到，忽聞谷下大聲告曰：「食時至」。及登中臺，並聞鐘聲香氣。後日重往，食未畢間，又聞谷下大聲，連告之曰：「登臺遲去也」。既承此告，即發人而往。後還京邑，忻暢本懷，請名行僧設齋，陳敘焉。⁶³

上文記載西京長安有清信士房德元、王玄爽，於唐高宗上元三年（676）五月十三日共同登五臺山，起初於半路上忽聞山谷傳來大聲告誡的聲音，至中臺又聽到鐘聲與香氣。後來再度登臺時，也同樣聽到山谷傳來大聲的告誡語。兩人「後還京邑，忻暢本懷」，並供齋宴請有名的行僧講述。顯然，這裡的「後還京邑」，即是西京長安。

《古清涼傳》又載：

隋并州人高守節，……曾遊代郡，道遇沙門，年可五六十，自稱海雲，與之談敘，因謂曰：「兒能誦經否」？答曰：「誠其本心」。雲即將向臺山，至一住處，見三草屋，纔可容身，乃於中止，教誦《法華經》。……後聞長安度人，心希剃落。晨昏方便，諮師欲去。師曰：「汝誦得《法華經》，大乘種子，今已成就。汝必欲去，當詢好師。此之一別，難重相見，汝京內可於禪定道場，依止臥倫禪師」。節入京求度，不遂其心，乃往倫所。⁶⁴

上文記載隋朝并州人高守節，曾遊代郡，路上逢遇一位年紀大約五六十歲的僧人，自稱海雲，兩人談敘之後，海雲便帶守節往五臺山一處草屋居住，教誦《法華經》。三年後，守節聽說長安要剃度僧人，希望能得到剃度，並在海雲的認可下「入京求度」。這裡的「京」，顯然也是指長安。

此外，慧祥在陪同釋迦蜜多羅巡禮五臺山之同條的記事裡，文中談到「京」者，亦指長安。例如，奉敕陪同釋迦蜜多羅的官員王徐，在同遊五臺山時曾議論說：「在京聞此極多靈瑞，及到已來，都無所見，雖有鐘聲、香氣，蓋亦未有奇特。人聞〔聞〕傳者，何多謬也」！⁶⁵以及釋迦蜜多羅巡禮五臺山結束後，「逐遵歸路，到京之後，具向道宣律師，述其所感」。⁶⁶原駐錫終南山的道宣，後於高宗顯慶三年（657）六月，奉敕為長安城新建之西明寺上座，⁶⁷釋迦蜜多羅回長安之時，道宣即是駐錫長安西明寺，可知上面兩處言「京」者，亦指「長安」。在同條的記事裡，記載釋迦蜜多羅離開五臺山之後，

⁶³ 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9c26-1100a5。

⁶⁴ 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7a27-b22。

⁶⁵ 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9a19-21。

⁶⁶ 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9b6-7。

⁶⁷ 宋·贊寧等撰，《宋高僧傳》，卷 14，〈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頁 790c22-23。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第八冊，頁 4881；第四冊，頁 2217。

慧祥自己又往定州黃山，以及在五臺山待上了兩年，最後「方還京邑」。此處「京邑」，在無特指陪都洛陽的前題下，反而順於前文意指「長安」更為切近。況且，因為慧祥是藍谷悟真寺的寺僧，藍谷位在京都長安的東南方，故慧祥將自己返回藍谷悟真寺稱為「方還京邑」。

上述考察得知，《古清涼傳》言及的「京邑」或「京」者，皆指西京長安。慧祥即是駐錫長安東南方的藍谷悟真寺。

二、遊方所

據《古清涼傳》載，慧祥於唐高宗乾封二年（667）六月，陪同西域梵僧釋迦蜜多羅登上五臺山，⁶⁸又隨即「往定州恒陽縣（今河北曲陽縣）⁶⁹黃山，造玉石舍利函三枚」。⁷⁰之後，於高宗總章二年（669）四月，與定州隆聖寺僧智正及居士鄰仁，再共同登上五臺山，並且「在彼（指五臺山）二年，方還京邑」。⁷¹又載，在繁峙縣（今山西省繁峙縣）⁷²城內的景雲寺附近有位叫王相兒的老人，以採藥為業，「余（指慧祥）曾至其家食」。⁷³以及代州（今山西省代縣）⁷⁴郭下有位聶世師，士俗皆以為難測之人，代郡的官僚，亦常來供養聶世師，「余（指慧祥）幸曾遇，一中同飯」。⁷⁵可知，慧祥曾兩次遊歷五臺山，又到過定州恒陽縣的黃山，以及繁峙縣和代州諸地。

綜合上述之考察，「京邑」指西京長安，「藍谷」即是藍田山藍田谷的簡稱，位於長安東南方，雍州所屬畿縣，今陝西省藍田縣東。慧祥駐錫地即在京邑長安東南方，藍田山藍（田）谷悟真寺。

在現存的資料並無記載慧祥登上五臺山之前的經歷，僅知曾於高宗乾封二年（667）與總章二年（669）兩次遊歷五臺山；期間也到過定州恒陽縣黃山、繁峙縣城、代州諸地，最後返回長安。故而小笠原宣秀認為，慧祥在生涯的後半期居住於藍谷悟真寺，且有終生常住的志向，其中，《弘贊法華傳》的撰述就是他後半生事業的一部分。⁷⁶這可從慧祥於高宗咸亨二年（671）自謂返回長安，意味著此時可能已居住在藍谷悟真寺；⁷⁷同時，慧祥撰著《古清涼傳》及《弘贊法華傳》皆題名「藍谷沙門」，可知，從返回長安到《弘贊法華傳》成書為止，慧祥至少長達三十六年間駐錫於藍谷，假設《法華經傳記》亦在藍谷悟真寺撰寫，那麼，小笠原宣秀認為慧祥後半期有終生常住藍谷的志向，亦非不可

⁶⁸ 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8c18-27。

⁶⁹ 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下冊，頁 1954。

⁷⁰ 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9b9-10。

⁷¹ 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9b29-c1。

⁷² 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下冊，頁 2941a。

⁷³ 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支流雜述五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100c9。

⁷⁴ 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理大辭典》上冊，頁 759。

⁷⁵ 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支流雜述五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100c3。

⁷⁶ 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 239、241。

⁷⁷ 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 239。

能。此外，慧祥期間雖遊歷過諸地，不過仍主要活動於長安一帶，尤其長安是唐代佛教教學中心；故而，慧祥既是身處政治、宗教最活躍的地區，自然熟知佛教發展與時代脈動，而有後來《古清涼傳》等書的撰寫。可以說，《古清涼傳》之撰成，是在國家太平、佛教興盛及五臺山佛教初興的情況下而產生。

肆、活動年代

慧祥，唐代人，生卒年不詳。只能從其著作中看到活動年代的上下限。羽溪了諦認為慧祥是唐高宗時代的人，又因《弘贊法華傳》成書於中宗神龍二年（706），故認為慧祥卒年在中宗神龍二年（706）以後。⁷⁸小笠原宣秀則指出，慧祥出生在唐太宗時期的中國北方，他的卒年不詳，大概卒於玄宗開元初年之間。⁷⁹關於慧祥活動之最早年代，按《古清涼傳》卷下〈遊禮感通四〉載：

西域梵僧，釋迦蜜多羅者，本師子國人。……麟德年中，來儀此土，云向清涼，禮拜文殊師利。……至止未久，奉表以聞，特蒙恩許，仍資行調，敕遣鴻臚寺掌客，為譯語人。涼州沙門智才，乘驛往送所在，供給多羅。以乾封二年六月，登於臺者，並將五臺縣官一員、手力四十人，及餘道俗總五十餘人。……明旦，更欲登臺。其敕使王，與余及二三道俗，去其十餘步，徙倚環立。……余與梵僧登臺之日，默而念曰：「此處清涼，宜安舍利，使往來觀禮，豈不善耶」！梵僧還後，余便往定州恒陽縣黃山。⁸⁰

上文記載西域梵僧釋迦蜜多羅於唐高宗麟德年中（664-665）來到東土，並且得到皇帝的恩准，於高宗乾封二年（667）六月登上五臺山；其中，陪同者包括慧祥在內的僧俗共五十多人，此為記事慧祥活動之最早年代。若將上述慧祥活動年代之上限，以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來計算，慧祥的生年皆在太宗年間沒錯。

至於慧祥活動年代的下限，因缺乏慧祥後期活動的相關記事，僅能就《法華經傳記》成書的大致年代，作為慧祥活動的最晚年代。《法華經傳記》記事年代最晚之條文，出自卷八〈唐梓州姚待七〉載：

梓州郫縣人姚待，以長安四年甲辰夏發願，為亡親自寫四大部經，法華、維摩各一部，藥師經十卷、金剛般若經一百卷。寫諸經了，寫般若經，……至先天年中，諸經並畢。……隣家夢鹿是待母，屠兒待父，命終之後，各依業受生。其子發願，為二親自寫大乘經，報已定故，頓不能害，且來受化而去。至開元四年，……友人王超曹府，令豎子殺羊一腔，……心知其殺但忍，饑不得斷，隨例喫，計食不

⁷⁸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 237。

⁷⁹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 241-242。

⁸⁰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8c18-1099b9。

過四五鬻，……欬然壯熱頭痛，支節有若割切，至黃昏際，困篤彌甚。耳聞門外，有喚姚待之聲，心雖不欲出，看不覺身。……使人黃衣狀若執刀，刺史喚言訖便行。……見一大城，……有一大廳……窺見廳上，有一人著紫，身稍肥大，容色端麗。……怒目厲聲：「何因勾率爾，許入殺人於淨處」？……即分疏曰：「比來但持經，不曾殺人，亦不喫人肉」。使問持何經？答：「持法華、維摩、藥師、金剛、般若經」。著紫之人聞姚待此說，熙（熙和）怡微笑，聞稱大善聲。……即把筆書槌耳中遙聞，事非本心，且放令去。……待初入時，廳前及門，不見有人守掌，及其得出，廳兩邊各有數千人，……擔枷負鎖，或有反縛者，亦有籠頭者。乃於眾中，見待親家翁張楷亦在其中，……叩頭令遺家中造經，不得多語。……其中有一人，……乃是待莊邊村人張賢者，抱病連年，水漿不能入口。……姚待覺後報其兒，為寫法華等經。不踰半旬，病便得差。⁸¹

上文除了說明姚待從武周長安四年至唐玄宗先天年中（704-713），為已故的雙親抄寫《法華》、《般若》等大乘經的感應事跡。同時詳載唐玄宗開元四年（716）間，姚待的友人殺羊宴客，姚待因一時嘴饞而喫肉四、五塊，之後便感頭痛、身體灼熱，肢體有如刀割之痛，當時有一名黃衣使者執刀遣喚姚待入一座大城。內容詳述了姚待入城的見聞歷程，主要表達姚待的食肉之過，以及因抄寫受持大乘經的功德，故能免離罪過，獲得釋回。其中，姚待在出大廳時見有數千人，有為枷鎖所繫，或籠繩所縛，親家翁張楷以及村莊的張賢也在其內，姚待後來教他的親屬抄寫《法華》等經，也同樣獲得靈應。

此是《法華經傳記》記事年代最晚之條文，由此得知，《法華經傳記》成書年代，最快不會早於唐玄宗開元四年（716）；這裡，也將它作為慧祥活動之最晚年代，小笠原宣秀亦指出，慧祥的卒年大概於玄宗開元初年之間。

經由上述，慧祥自出家以來，可考察的活動年代的上下限，是於唐高宗乾封二年（667）至唐玄宗開元四年（716）間，可知其主要活動於盛唐，且前後長達五十年。若將慧祥活動年代之上限，以二十歲受具足戒算起，保守估計慧祥晚年至少也有七十歲高齡。

伍、修學傾向

慧祥出家修學過程與師承皆不詳，以下筆者僅從慧祥的著作中，以及小笠原宣秀在考察藍谷位置與悟真寺的沿革和學風時，從中提出慧祥可能的信仰或修學傾向。

一、崇尚靈異感通

據《古清涼傳》卷下〈遊禮感通四〉載：

⁸¹ 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8，〈唐梓州姚待七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84b5-85a11。

余幼尚異概，長而彌篤。每聞殊方之唱，輒慷慨興懷。孰謂一朝翻然，自致滅矣。遂得攬樛木啟荒蕪，勵蹇忘疲，直登中臺之首。⁸²

此段引文，特別指出慧祥自謂幼年即崇尚異概。首先，「異概」有特殊氣概或恢宏氣度之意。⁸³「滅」應指滅度，涅槃的意譯，⁸⁴隋慧遠謂「涅槃無為，恬泊名滅」。⁸⁵引文表達慧祥從幼年開始就特別崇尚特殊氣概或恢宏氣度，長大之後更是如此，也愈加的堅持；每每聽聞遠方有傳聞，就志氣昂揚非常高興。誰知一旦覺醒，就全心致力趣向於清淨無為的涅槃解脫之道。慧祥進而親身上山巡禮文殊勝蹟並訪查高僧的蹤跡；披攬林木，撥開荒榛，歷經艱難忘卻疲勞，登上中臺的頂峰。

羽溪了諦理解作「慧祥從小就崇尚佛法，長大之後愈加彌篤，每聽聞到佛經就非常感慨激昂」，小笠原宣秀亦採此說。⁸⁶大陸學者西坡則認為其意指，慧祥「小時候就崇尚特殊的氣概，長大後更加篤定，每聽到有建功立業的消息，便慷慨激昂。誰知一旦幡然醒悟，就進入了佛家寂滅境界」。⁸⁷其中，學者對「殊方之唱」有引申為「建功立業」的消息，抑或指「佛法」的傳聞，筆者以為，若意指對高僧行誼、神通感應的崇尚之情，也不無可能。

在《古清涼傳》裡，整體內容重視示現靈異的感通事跡，正如劉禹錫所謂「言神通者宗清涼山」，⁸⁸繼《古清涼傳》成書之後的大約二十七年及三十七年間，慧祥又分別撰集了《弘贊法華傳》及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其內容亦著重在感應顯通的事跡；由此可見，慧祥重視感通的一貫性，並影響其畢生撰著的學術傾向。

至於慧祥為何重視靈異感通？甚而影響其畢生撰著的學術傾向，此當與隋唐時代佛、道二教靈異的興盛有關，這反映在隋唐感應傳之類的書極多，同時，其帝室亦多用圖讖靈異，慧祥活動於靈異感通盛行的時代，自然影響他對感通之事的認識與重視。或可理解，慧祥自謂「幼尚異概，長而彌篤。每聞殊方之唱，輒慷慨興懷。」與他終其一生對靈異感通的重視不無關聯，或可引申他對高僧行誼、神通感應的崇尚與嚮往，並影響畢生撰著的傾向。

二、奉行《法華》與兼修《華嚴》

⁸²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6b24-26。

⁸³見劉宋·謝宣遠〈於安城答靈運一首〉所載：「肇允雖同規，翻飛各異概」，李善注：「異概，謂異量也」。收入梁·蕭統選輯、唐·李善注釋，《文選》（臺北：中正書局，1985年3月臺初版3刷），卷 25，頁 350 下。

⁸⁴《漢語大辭典》，第六冊，頁 9。

⁸⁵隋·慧遠，《大乘義章》卷 2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四冊，頁 507b21。

⁸⁶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 237、241。

⁸⁷西坡譯，〈白話古清涼傳〉，《五臺山研究》，2007 年第 5 期，頁 19。

⁸⁸唐·劉禹錫撰，《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》，收入：清·董誥等編、清·陸心源補輯拾遺，《全唐文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11月1版3刷）第三冊，卷 610，頁 2730c。

慧祥是《法華》行者，其依據為何？首先，慧祥是藍谷悟真寺的寺僧，悟真寺始建於隋代，是由淨影寺慧遠的門人淨業所創建，置所在藍田山中的藍（田）谷，初唐時曾有諸多名僧聚集而極盛一時。小笠原宣秀考察此寺大抵在當時的中國佛教，其學風堪稱自由開放，居住的僧侶，包括有淨土教的闡揚者，以及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、《般若》等諸經的誦持者。不過亦有例外的時候，在某一時期有被限制同一系統的誦經者居住的情形發生。但考究起來，悟真寺起初多是《法華經》的奉行者所居住。例如，開創悟真寺的淨業持誦何經不詳，若依藍吉富的考察，也僅知淨業在慧遠門下所學或其最精通之經論是《涅槃經》。⁸⁹但淨業所邀迎共住八年南嶽慧思門下的慧超，就是持誦《法華經》。據載，慧超五十多年來誦有《法華經》一萬多遍，並獲得許多靈驗感通。以及唐太宗貞觀（627-649）年間，因仰慕慧超而入山隱居的法誠，畢生奉行法華三昧及書寫受持《法華經》，而有「略計十年之勤，萬有餘遍」的美談。《弘贊法華傳》另載，法誠還於「藍田玉山悟真寺」造有「法花堂一所、法花臺一所」。以上淨業於隋煬帝大業十二年（616）往生，慧超在唐高祖武德五年（622）、法誠是貞觀十四年（640）往生，可見悟真寺在創建當初是由《法華經》誦持者所居住，特別是法誠還增建了法華堂。⁹⁰

並指出，與慧祥共住的道友悟真寺寺僧連義（或稱善義），是慧超的門人，也是持誦《法華經》，謂「誦法華經萬遍餘」。尤其共住長達三十五年之久的玄際，是於唐高宗咸亨二年至宗神龍二年（671-706）駐錫悟真寺，亦「習誦《法花》、《般若》以為恒務」。乃至慧祥自身還在此寺撰述法華傳記，皆明慧祥是法華的行者。⁹¹

筆者按《法華經傳記》卷一載：

抑祥宿殖所資，妙因斯發，流通一乘，讚詠真文。目聞未聞，耳見未見。昔始自姚秦訪道，暨于我大唐之有天下，流通之益，先代無之，感應無謀，非籌算能測，妙利凝邈（邈）⁹²，亦繩準所知乎？今聊撰集耳目見聞，動勵後輩信心。⁹³

上述慧祥撰著的動機，自慶過去積集的福德善根，得以有殊勝的因緣撰寫《法華經傳記》，並希望透過傳記的流通，可以「動勵後輩信心」，慧祥在卷末亦言「雖恐本記虛實，意在勸後信矣」！⁹⁴可見慧祥撰著法華傳記的信念，是希冀流通法華信仰。

經由上述，悟真寺在創建當初即是由《法華經》誦持者所居住，並且，與慧祥共住的道友連義與玄際，亦習誦《法華經》，尤其慧祥自身還在此寺撰著法華傳記，以流通法華信仰為己業，可見慧祥極可能是《法華經》的奉行者。

⁸⁹藍吉富，《隋代佛教史述論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8年7月二版2刷），頁203。

⁹⁰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235-236。並參引藍吉富主編，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第六冊，頁3542。《續高僧傳》，卷28，〈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傳十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，頁688c15-689b15。

⁹¹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236、241。

⁹²徐仲舒主編，《遠東漢語大字典》（臺北：美國國際出版公司，1991年9月）第六冊，頁3890。

⁹³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48c14-19。

⁹⁴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0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96c28。

此外，慧祥還可能兼修《華嚴經》，其理由為何？首先，小笠原宣秀直接指出慧祥巡禮五臺山並撰著《古清涼傳》為由；同時，考察慧祥的居所「悟真寺」的學風，除了有法華信仰者以外，也有信奉或兼修淨土、華嚴、金剛般若、念佛等的情形。例如，慧祥的道友玄際，就不是法華的專修者，他還兼修金剛般若等經，又稱念佛名、菩薩名，並持誦密教系統的咒語，也與當時的華嚴大家賢首交友。以及慧祥在《古清涼傳》也記載初唐有僧侶對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并修的例子。⁹⁵以上是小笠原宣秀從悟真寺開放自由的學風，以及當時對經典兼修的風氣，可見慧祥也不故然是《法華經》的專修者而已。

再者，筆者從慧祥著作的內容探析，處處可見慧祥對文殊菩薩以及清涼山金色世界的重視與崇仰，而五臺山文殊信仰、五臺山聖山的形成，又與《華嚴經》息息相關。所謂「金色世界」，即出自《華嚴經》〈如來光明覺品〉，記載文殊所住世界是金色世界，⁹⁶慧祥在《法華經傳記》即有「文殊師利此處金色世界」之說，⁹⁷佛教傳入東土之後，又與《華嚴經》〈菩薩住處品〉的「清涼山」結合，即將五臺山稱為「清涼山金色世界」。例如，圓仁在剛登入五臺山之時，初向西望見中臺，即言「此即清涼山金色世界，文殊師利現在利化」。⁹⁸乃至《廣清涼傳》謂五臺山是文殊菩薩「本所居金色世界報土」，⁹⁹故而，在《古清涼傳》裡，不乏有巡禮者頂載、轉誦《華嚴經》或著《華嚴論》的記載，¹⁰⁰皆明五臺山文殊信仰與《華嚴經》關係之密切。

慧祥視五臺山是千載難逢的聖山，而為自己能夠登山巡禮感到無比的幸運，¹⁰¹書中還援引《文殊師利般泥洹經》，讚嘆文殊降化此土功德利益的偉大，¹⁰²因為文殊降化此土功德利益的殊勝，慧祥進而不忘殷切的勸勉眾生要暫策昏心，趕緊為邁進覺悟的道路來巡禮文殊聖地。¹⁰³尤其，慧祥撰述《古清涼傳》的目的，主要即是為了宣揚五臺山文殊信仰，開啟眾生朝禮聖山的企望，¹⁰⁴可知慧祥對文殊及其住處清涼山的重視與讚揚。此外，慧祥曾兩次登五臺山，思量「此處清涼，宜安舍利，使往來觀禮，豈不善耶」！事後隨即趕往定州恒陽縣黃山造了玉石舍利函三枚，將舍利函隆重安放在「中臺塔內」和「北臺鐵浮圖內」。¹⁰⁵諸如上述，乃至《古清涼傳》的撰述，慧祥皆以實際行動表現他的崇仰之情。

⁹⁵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頁 237、239。

⁹⁶參東晉·佛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卷 5，〈如來光明覺品第五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九冊，頁 426b17。

⁹⁷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 10，〈江寧縣優婆塞十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96a27-28。

⁹⁸唐·圓仁撰，小野勝年校註、白化文等修訂校註，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》（石家莊：花山文藝出版社，1992 年 9 月初版），卷 3，〈開成五年五月廿日條〉，頁 286。

⁹⁹北宋·延一撰，《廣清涼傳》，卷上，〈菩薩應化總別機緣二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103b6-7。

¹⁰⁰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上，〈古今勝跡三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4c18-24。

¹⁰¹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6c2。

¹⁰²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上，〈立名標化一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3a27-b1。

¹⁰³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上，〈立名標化一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3b1-6。

¹⁰⁴詳見拙著，〈古清涼傳成書的時代背景與撰著動機〉，頁 11-22。印順文教基金會 101 年度「論文獎學金」獲獎文章，載自 http://www.yinshun.org.tw/101thesis/101result_announce.htm。2014 年 9 月 20 日下載。

¹⁰⁵《古清涼傳》，卷下，〈遊禮感通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 1099b10-11。

此外，《法華經傳記》顧名思義雖談《法華》之應驗，然則文中卻出現不少與文殊信仰結合的情形，反應文殊、清涼山與《法華》信仰在民間合流的現象。事實上，如印順法師所言，《法華經》與文殊有關的只有三品；¹⁰⁶然則，在慧祥《法華經傳記》裡，文殊在《法華經》的角色與地位，以及文殊住處清涼山，卻被特別地彰顯出來。例如，在《法華經傳記》中，文殊扮起《法華》教義的宣教者，¹⁰⁷還是法華信仰的救護者。¹⁰⁸同時，所記錄的感通事例，雖談持誦、轉寫、聽聞或供養《法華經》的功德靈應，不過，內容卻表現出對五臺山和文殊的重視，¹⁰⁹似乎寄住聖山又有文殊的加持，才是感通的因緣，表現對清涼聖山的崇仰，而有「造金字經，必生金色世界」¹¹⁰的美談，由此也看出慧祥對文殊及清涼山的重視。以上顯示，慧祥是《法華經》的奉行者，同時也兼修《華嚴經》的可能。

陸、結論

本文對於學者已提出的論點，試圖尋找其他文獻依據給予釐清或補述，綜合研究結果得知：慧祥姓氏、籍貫皆不詳，大概出生於唐太宗時代，卒於唐玄宗開元初年之間，長於文墨並博學廣聞。從小就崇尚特殊的氣概，長大之後更是如此，也愈加的堅持，每聽聞遠方有傳聞，就志氣昂揚非常高興；一旦覺醒，即便出家致力趣向於涅槃之道，並親身上山巡禮文殊勝蹟。慧祥活動於靈異感通盛行的時代，自然影響他對感通之事的崇尚與嚮往，並影響畢生撰著的學術傾向。

出家修學過程及師承皆不詳，僅知駐錫位於長安城東南方的藍谷悟真寺，是《法華經》的奉行者，可能也同時兼修《華嚴經》。慧祥既身處政治、宗教最活躍的長安一帶，自然熟知佛教發展與時代的脈動，繼會蹟於龍朔年中（661-663）撰《清涼山略傳》之後，決心再撰《古清涼傳》。可以說，《古清涼傳》之撰成，是在國家太平、佛教興盛及五臺山佛教初興的情況下而產生。曾於高宗乾封二年（667）與總章二年（669）兩次遊歷五臺山，在返回長安之前，也到過定州恒陽縣黃山、繁峙縣城、代州諸地，這樣前後歷經四年，最後又回到藍谷悟真寺，在寺期間撰著《古清涼傳》、《弘贊法華傳》與《法華經傳記》。其後的事蹟皆不明，或可說慧祥在生涯的後半期駐錫於藍谷悟真寺，且有終生常住的志向；而其著作就是他後半生事業的一部分。

¹⁰⁶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臺北：正聞出版社，1994年7月七版），頁908-909。任遠，〈《妙法蓮花經》與民間信仰中的文殊菩薩〉，《宗教學研究》，2007年第4期，頁110-113。

¹⁰⁷詳見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6，〈并州釋曇義十一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74c18-27。

¹⁰⁸詳見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7，〈唐溜州李健安十六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82b17-c7。

¹⁰⁹參自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5，〈隋并州高守節二十二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71a26-b27；卷5，〈昭果寺釋明曜二十三〉，頁71b28-c12；卷6，〈宣州尼法空八〉，頁73c14-74a3；卷6，〈并州釋曇義十一〉，頁74c18-27；卷7，〈唐溜州李健安十六〉，頁82b17-c7；卷9，〈舍衛城波斯匿伽羅王十〉，頁90b13-18；卷10，〈十種供養記九〉，頁95a25-95b1；卷10，〈江寧縣優婆塞十四〉，頁96a23-b2。

¹¹⁰《法華經傳記》，卷10，〈江寧縣優婆塞十四〉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頁96b2。

徵引書目

一、史料

王昶（清）撰，《金石萃編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八八八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出版，據清嘉慶十年刻同治錢寶傳等補本影印。

司馬光（宋）撰、胡三省（宋）注，《新校資治通鑑注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9年出版。

李吉甫（唐）撰、孫星衍校、張駒賢考證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北京新一版。

延一（北宋）撰，《廣清涼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7年影印版。

許慎（漢）撰、段玉裁（清）注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：天工書局，1987年9月再版。

徐鍇（五代）撰，《說文解字繫傳》，《四部叢刊》第十四冊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9年出版。

佛馱跋陀羅（東晉）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九冊。

僧濬鳳潭（清）撰，《新刊賢首國師碑傳敘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。

惠詳（唐）撰，《弘贊法華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。

圓仁（唐）撰，小野勝年校註、白化文等修訂校註，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》，石家莊：花山文藝出版社，1992年9月初版。

董誥（清）等編、陸心源（清）補輯拾遺，《全唐文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11月1版3刷。

僧詳（唐）撰，《法華經傳記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。

僧詳（唐）撰，《法華經傳記》，《卍續藏》第一三四冊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版。

道宣（唐）撰，《續高僧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。

劉昫（後晉）撰，《舊唐書》，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9年12月初版，新標點本。

贊寧（宋）等撰，《宋高僧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冊。

慧祥（唐）撰，《古清涼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。

慧詳（唐）撰，《弘贊法華傳》，《卍續藏》第一四九冊。

慧詳（唐）撰，《弘贊法華傳》，《新纂卍續藏》第七十七冊，臺北：白馬精舍印經會。

慧詳（唐）撰，《法華經傳記》，《新纂卍續藏》第七十七冊。

慧遠（隋）撰，《大乘義章》卷2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四冊。

穆彰阿、潘錫恩（青）等纂修，《嘉慶重修一統志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六二〇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出版，據嘉慶二十五年勅撰本影印。

釋圓智（唐）撰，《釋圓智題記》，《法華經傳記》卷10文末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一冊。

蕭統（梁）選輯、李善（唐）注釋，《文選》，臺北：中正書局，1985年3月初版3刷。

二、中文專書

- 王尚壽、季成家主編，《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》，蘭州：紅旗出版社，1995年8月初版。
- 史為樂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5年3月初版。
- 任繼愈主編，《佛教大辭典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12月初版。
-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臺北：正聞出版社，1994年7月七版。
- 俞鹿年編著，《中國官制大辭典》，哈爾濱：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出版。
- 徐仲舒主編，《遠東漢語大字典》，臺北：美國國際出版公司，1991年9月。
- 施丁、沈志華主編，《資治通鑒大辭典》，長春：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9月出版。
- 崔正森，《五臺山佛教史》，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7月初版。
- 張永祿主編，《唐代長安詞典》，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，1990年12月。
- 慈怡主編，《佛光大辭典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，1988年10月初版。
- 薛作雲，《唐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影印本，未列出版時地處。
- 湯用彤，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，臺北，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1年4月初版。
- 漢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，《漢語大辭典》，上海：漢語大辭典出版社，1999年11月初版。
- 陳高春主編，《中國古代軍事文化大辭典》，北京：長征出版社，1992年10月。
- 魏嵩山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》，廣州：廣東教育出版社，1995年5月初版。
- 鄭天挺、吳澤、楊志玖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大辭典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0年3月。
- 藍吉富主編，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，台南：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，1994年元月初版。
- 藍吉富，《隋代佛教史述論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8年7月二版2刷。

三、中文期刊論文

- 王俊中，〈有關五臺山成為佛教聖山的研究二則〉，收入氏著《東亞漢藏佛教史研究》，臺北：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，2003年4月初版，頁63-79。
- 尹鈞科，〈唐北都太原城初探〉，《中國古都研究》第五、六合輯，1987年中國古都學會第五、六屆年會論文集，頁225-240。
- 任遠，〈《妙法蓮花經》與民間信仰中的文殊菩薩〉，《宗教學研究》，2007年第4期，頁110-113。
- 西坡譯，〈白話古清涼傳〉，《五臺山研究》，2007年第5期，頁19-36。
- 佚名，〈古清涼傳〉，《五臺山研究》，2006年第1期，頁5-10。
- 徐翠先，〈佛教史志《古清涼傳》的文學價值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2009年第1期，頁125-127。
- 馮大北，〈五臺山歷代山志編撰略考〉，《忻州師範學院學報》，2008年第3期，頁2-6。
- 常一民，〈唐北都城址試探〉，《中國古都研究》第四輯，1986年中國古都學會第四屆年會論文集，頁348-359。

靳生禾、謝鴻喜，〈晉陽古戰場考察報告〉，《山西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07 年第 3 期，頁 240-253。

廉考文，〈慧祥「藍谷沙門」臆斷〉，《五臺山研究》，1999 年第 2 期，頁 32-33。

釋德律，〈古清涼傳成書的時代背景與撰著動機〉，頁 11-12。印順文教基金會 101 年度「論文獎學金」獲獎文章，載自 http://www.yinshun.org.tw/101thesis/101result_annouce.htm。

四、外文專書

望月信亨主編、塚本善隆增訂，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，臺北：地平線出版社，1977 年 12 月增補。

鎌田茂雄，《中国仏教史：第 6 卷隋唐の仏教（下）》，東京：東京大學出版会，1999 年 1 月初版。

五、外文期刊論文

小笠原宣秀，〈藍谷沙門慧詳に就いて〉，《龍谷學報》，1936 年第 315 號，頁 231-250。

鎌田茂雄，〈「清涼山記」攷：五台山における尊勝陀羅尼信仰〉，《興教大師覺鑿研究：興教大師八百五十年御遠忌記念論集》，東京：春秋社，1992 年 12 月出版，頁 793-809。